

金沙滩的

JINSHATAN
DE NVRNHEMANNREN

刘水清
著

女人 和 男人

跨越**30**年的时代力作
致青春逝去的日子

谁英雄谁好汉

一代有一代的尺度 有待历史去评说吧



金沙灘的

JINSHATAN

DE NURENHEMAREN

刘水清 著

女人和男人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沙滩的女人和男人 / 刘水清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3.5
ISBN 978-7-5500-0613-3

I. ①金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98083号

金沙滩的女人和男人

刘水清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赵霞 刘云
美术编辑 方方
制 作 马赟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 编 330008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 15.25
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 15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0613-3
定 价 27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3-13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4736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神秘的失踪

事情从七十年代的一次强奸案说起。

婉儿是金沙滩一带最美的女人，她的美主要在于她那一笑就有两缕皱褶的小鼻子，随之而来是两个甜甜的小酒窝儿，她的皮肤非常白皙，比浪花还白，身板又是那么高挑，颤盈盈的，就像一杆被风吹拂的修竹。婉儿是三叔王积辉的女人，喜欢赶海。这一天，她挎着小篮子，又要去赶海。

那天的海风平浪静，天空如洗，蓝莹莹的，就像一床铺满浩渺宇宙的毯子。一些船儿睡在毯子上，摇摇晃晃的，像一个个醉汉一样。婉儿来到海边，手打眼罩过来张望，这时伍老大过来了。过去伍老大是婉儿公公的佣人，一次伍老大的父亲随婉儿公公出海时，被大浪掀翻了，父亲随之下落不明，其后伍老大的母亲就投海身亡。从此，伍老大就以金沙滩上的一条破船为家，日日望着苍茫的黄海，向父母祭奠。伍老大献媚地说，婉姑娘，今天的海像个安静的孩子，睡得多实呀。哟——是伍叔呀，是的，我们的黄海从来没这么老实过。

赶海要过一个浅水湾，那潮未退，婉儿俯身挽起脚脖，这时有一挂



小帆咕咕隆隆驶了过来，驾船的是村中的基干民兵王大头。王大头，头大，眼小，看人总是色迷迷的，斜着眼儿。他看婉儿的白脚脖儿在太阳下一闪，就迅捷地把船划过来了。他说，大嫂，赶海呀，上我的船吧？平素婉儿知道王大头总是涎皮馋脸，就没吱声儿。

看你小嘴咬的，总不吱声儿？

婉儿脸上嫩嫩的汗毛在阳光下熠熠闪烁，王大头像一只公鸡一样斜视着，就起了兴。

来，上船吧，这潮过会才能退，今天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赶海，那里的海螺有碗大，海胆有小盆大，蟹子比锅盖还大。

王大头喜欢吹，因为他有一个哥哥在空军当团长。一次王大头正蹲在茅厕拉屎，突然天空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一阵旋风差点要把他从茅厕旋起，这时他在云层中发现了一架硕大的飞机，说是他清清楚楚看到里面坐着他的哥哥。从此，王大头见人就吹，说是他哥哥驾驶着飞机，光顾金沙滩。于是走起路来也挺胸腆肚，就连金沙滩的书记王二麻一时见他都点头哈腰矮三辈。从此王大头在村中是个吃饭举馒头，拉屎攥拳头，专蹲在白菜心拉屎尿尿的主儿。他赤胆忠心地保护着这个村庄，决心跟党干革命到底。他家里是赤贫，一家三代跟着婉儿的公公卸小港。啥叫卸小港？卸小港就是当南方的大船来了，一帮穷光蛋们上船卸货，无非是些南方的竹竿、白糖、大米等等。婉儿的公公那时气血旺，有三个女人伺候，分别是大婆、二婆、小婆。据说那个小婆还是一个俄罗斯人，不吃中国饭，专门吃面包，喝牛奶。于是婉儿的公公王家章就从内蒙古挑选了三十头好牛，专门供俄罗斯小婆喝牛奶。这小婆是王家章从青岛领回来的，瓦蓝的眼睛，高高的鼻子，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。那时的王家章趁大船在青岛装货时，就到青岛一带的红瓦房里逛窑子，于是

就认识操一口流利中国话的叶利娜。第一个晚上，王家章就被叶利娜那种东方少有的癫狂推向高峰，从此和叶利娜如胶似漆，极尽缠绵。那时的青岛大都住着德国人，白俄人很少。德国人矜持，白俄人浪漫。王家章如获至宝，爱不释手，几个回合就生下了三叔王积辉。王积辉长得漂亮啊，眼珠灵活生动，头发虽是棕黄，但眼球却是乌黑，就像地中海的月亮。这下可迷倒了邻村的婉儿，她家三番托人，几经周折，才把三叔王积辉搞定了。王家章有十个儿子，就这个儿子是中西合璧，一直留在身边。抗日战争之前，王家章有四十条船，一律泊在羊角畔，晚上看海的就是伍老大。伍老大那眼雪亮，一眼能看出二里地。

王大头今日近前看婉儿，如坠五里雾中，这哪是金沙滩的娘们，分明就是仙女下凡。王大头不转眼珠地看了好长时间，终于用手把婉儿牵上船。

婉儿说，看你魂都丢了？

哎，婉嫂，我日日想你，夜夜梦你，日日夜夜都在想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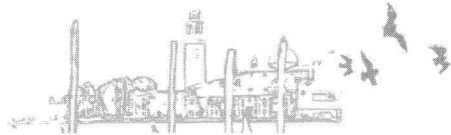
婉儿用眼剜了他一下，说，我家虽是中农，但我的哥哥也干团长，你小子可要放尊重点。

哎，马不吃野草不肥，人不发外财不富，我说嫂子，家花不如野花香也。

少放肆，快给我摇橹！

船就向小岛咿咿呀呀地去了。海阔天空，渺无人烟。

对面的鸭蛋岛有一片蛤蜊滩，滩上的蛤蜊，埋在沙中浅许，用手一摸就出来了。可是要到那小岛也有200米的距离，平素潮退后，空个响干，可今天怎么一点未见退的样子？婉儿陷入沉思。船行100米，王大头鬼鬼祟祟，东张西望，立马下手。他下手又狠又快，几下就把婉儿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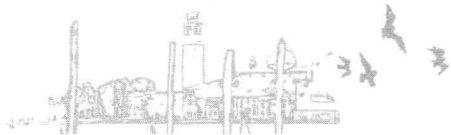
倒了，把婉儿两手倒剪身后，放倒在干干净净的甲板上，就开始揭裤子，露出那硕大的约有一尺长的家伙。那家伙越来越长，简直要撑破天，戳破地。婉儿在身下翻滚，就像黄海的浪，大骂，你这个破落户、穷东西！但无论怎样翻腾，也逃不出王大头的魔掌，此时的王大头头越来越大，眼似铃铛，青筋暴露，面孔狰狞。一会工夫，就把婉儿扒得溜光，衣服都撕成了碎片。婉儿就像一块洁白无瑕的美玉一样，躺在光天化日之下，黑白相间，暴露无遗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她的皮肤辉煌高洁，就像一匹白缎子。肚脐眼儿就像一口小井；因为挣扎，里面蓄满了晶莹的汗水。两颗乳房带着惊悚，就像两只姣姣的白兔呼之欲出，六神不安。王大头用铁钳一样的两手抓着，钳着，下狠心，使猛力，一会工夫，婉儿就不省人事了。你想，王大头是鳏夫怨男，一辈子没尝过女人的滋味，今天可是竭尽全力，全力以赴，过把瘾就死，哪管婉嫂死活。

婉儿经过短暂的窒息，又活过来了。她的眼前是蓝蓝的天，天上白云又舒又卷，挥洒自如；可她今天第一次失去了自由，太大意了，她对不起三叔王积辉。再看王大头已四脚八叉地掀翻在甲板上，呼噜震天响。四处寂寂，并不见一丝风帆。因为王大头忙活的时间很长，婉儿几次想坐都没坐起来。广漠的天宇是那般寂静干净，可人间又是这般龌龊肮脏，王大头就像一头骚猪一样，大咧咧地旁若无人地睡着了。他觊觎婉儿已久，今天总算如愿以偿了，他下手狠动手快，煮熟的鸭子哪能桌上飞了，王大头睡梦中都在品尝这鸭子的滋味。他翻了一下身，咕咕啾啾地说，妈妈的，操个够，真好，真好……嘴里就咕咕流出贪婪的涎水，就像一只在水中吐墨的墨鱼。

黄涛声急，惊煞梦中人。婉儿嚶嚶地哭了，看着那一丝一缕的衣服在船上东滚西卷，觉着刚才像一场噩梦，她有何脸面再见王积辉。她

与王积辉自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耳鬓厮磨，都在金沙灘由王家章捐资兴建的高小上学。婉儿的父亲黄玉生是王家章同辈人，他在金沙灘给王家章当把头。每逢大船来了，黄玉生就领着一帮人卸小港。那时只有黄玉生有权与王家章平起平坐，平分秋色，同桌吃饭。王积辉与黄婉儿放学回来，就手牵手一蹦一跳地来到大户人家王家。大娘、二娘、三娘就纷纷奔过来给他们添饭。于是黄婉儿无形中也养成了喝牛奶的习惯，喝着喝着她的皮肤就日日超过了三娘叶利娜。酒酣耳热时，王家章在酒桌上曾信口对黄玉生说，你的女儿越来越像她三娘，大了嫁过来吧，给三儿做个媳妇，陪她三娘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小婉儿暗自倾心。其实王家三娘没有二娘长得好，二娘粉团大脸，浓眉大眼，樱红的小口一点点，典型一个古典美人儿。可王家章素来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，早对二娘厌烦了。二娘命不好，那么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人儿，竟然死在日本人的炸弹下。

那天也像今天一样，天空敞亮。王家章忽然想起他捐资的新庙，要去看看。其实，他这人信佛，时常要到庙里烧香拜佛，每次下船归来要到庙里看看，开始起航也要到庙里瞅瞅。庙里有一老僧，一棵古银杏树。那树硕大婆娑，据说是王家章的曾祖父手植的。庙里有宰相刘墉题写的匾额，也是王家章的曾曾祖父所为。王家章每逢来到古银杏树下，就拍拍那树，那树就哗哗啦啦，仿佛会说话似的。这树在金沙灘的南头，面临黄海，是雌的，年年生果。金沙灘的北头也有一棵银杏树，是雄的。有一天王家章吆着伙计老早出海，就见两银杏树拉了一条白线，就像手挽着手，牛郎会织女。都说银杏雌雄异株，是人类的活化石，想不到它们还心有灵犀一点通呢。从此王家章对这棵银杏树更加敬重。他想，这银杏树鬼机灵着，是金沙灘的宝树。每逢在大洋里一见到这棵



树，就像归家一样。二娘也信佛，身后就拿着纸赶来了，但叶利娜不信佛，就同大婆一起待在家里。这时天空突然机声隆隆，如山崩地裂。王家章正与二婆站在银杏树下，向其鞠躬，准备离开，就听“轰”的一声，电闪雷鸣，日本鬼子的飞机投下疯狂的炸弹，庙被炸了，僧人当场毙命。有一发炮弹，在树顶上爆响，火光冲天，一枝树枝掉了下来，二娘一把抱住王家章，将身子压下去，王家章得救了，但二娘的肠子打了出来，流了一地，蜂窝状的乳房暴露在王家章的眼前。二娘说，我跟你一辈子，没……给……生个孩子，对不起。二娘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但她救了王家章。事后，王家章就把她埋在这棵银杏树下，一颗被弹片击掉的乳头，也被埋了进去。二娘无儿无女，王家章每年都唤三儿和婉儿前去上坟。

王大头很早就知道王家章有个漂亮的二老婆，文革初期，王大头领人把那坟掘了，他下意识地想找到那乳头，红卫兵头头说，你在找什么？我在找那奶头，就喜得其他红卫兵小将哄堂大笑。

如今，王大头终于像猛兽一样，噙住婉儿的乳头，上面布满的牙印好久都没有消失。婉儿看她那饱满的乳房遭到如此亵渎，就自然而然想到他们的二娘，那可是见到蚂蚁都怕踩死的主儿，沦落到日本的炮弹下，后又被王大头一镢刨下去，还满世界要找她的乳头。王大头仍睡得死猪一般。广漠的海面帆影皆无，秋水如靛，王大头舒舒服服，就像睡在炕头的猫儿，发出咕咕噜噜的呢喃。

黄婉儿终于爬起来，她看到王大头那肮脏的焦黄的牙齿，又看到满布在洁白乳房的牙痕，黄婉儿一时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她举起一柄大橹，摇晃着身子，向王大头打去，只听王大头睡梦中的头颅“啵”一声，臭嘴就闭上了，呼噜就停了。王大头在睡梦中昏了过去。黄

婉儿吓傻了，就再没来二下。船上的衣服一缕缕儿，她一点点地把身体缠起来，先缠了乳房，再缠下身，她缠着缠着，就眼泪横流，她想起王积辉，那是多么挺拔的男人，在金沙滩一带可是百里挑一的，她的儿子也像他们一样漂亮，小名满囤，是他爷爷起的，他爷爷总想着大囤满小囤流。这么好的一些人儿，她真不愿意离开他们，但她想到死，唯有以死，她才能洗刷自己，何况不死也得给王大头偿命，算是必死无疑了。这辈子，她在王家享过不少福，可自土改后，王家每况愈下，在村子被人折腾得猪狗不如，王家章至今住在他过去囤货的山洞里，日日由黄婉儿和妯娌们给他送饭吃。爸爸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生是王家的人，死是王家的鬼，算女儿不孝，我给你磕头了，婉儿这样想着就面向金沙滩磕了三个响头。

黄婉儿义无反顾，纵身跳入水中。可是婉儿忘了自己有那么好的水性，她故意往下沉，但就是沉不下去，她的两脚不自主地扑腾起来。刚进王家的门，无风无浪的黄昏，西天一天晚霞之时，她经常由叶利娜带到海边游泳。她们常常在一块礁石的后面脱了衣服，伍老大老远给她们瞭望，他那忠于职守的虔诚，看起来就像一截雕像。无数个黄昏过去，黄婉儿的水性大长，已远远超过了叶利娜。

黄婉儿在水中扑腾着，就是沉不下去，后来仿佛有一个东西将她托举起来。她行将身心疲惫，但这一托举，让她轻快了许多。这才看到水中有一个罗汉样的彪形大汉托举着她。这人不是别人，就是海碰子王宏道。王宏道家是富农，父亲自打土改时，吓得跳井后，母亲改嫁，他就那么一根棍坚持到今天。他自小儿与王积辉一块趴猫，一块赶海。他很喜欢三嫂黄婉儿，那时在生产队干活，每日累了，不愿做饭，就到嫂子家蹭饭吃，黄嫂子说话清楚明朗，就像落下一天的花喜鹊。——唉，宏



道来了？嫂子，又来了。一问一答。今天我下的是扒皮狼面条，趁热快吃，嫂子说着就给他和王积辉每人盛一碗。久而久之，王宏道把黄婉儿当成了自己的亲嫂子，黄婉儿针线活儿好，有个缝缝补补的都找她。王大头看她们过从甚密，就和王二麻书记密密私商，把王宏道遣送5海里外的竹叶岛，让他看守那里的海带。孤身一人，王宏道想家心切，日日夜夜念着黄婉儿，就深夜里实施手淫。白天他就当海碰子，几十米的水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憋一口气，一根黄瓜样的海参就上来了。王宏道在竹叶岛吃着海参，吃着螃蟹，渐渐淡忘了陆上这么个俏嫂子。今日肌肤相亲，裸体相见，双方十分尴尬。因为碰海的人，素来是一丝不挂的。王宏道有一小舢板，树叶一般漂在水中。他把黄婉儿推到船上，就随身上船了，用破麻袋片将身体一围，说，嫂子，今天这是咋回事？

黄婉儿十二分羞赧，低低地说，我让王大头那杂种糟蹋了，对不起你哥。你不要吱声儿，就算我死了。

嫂子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干吗这样呢，你就撒下我哥和满囤不管了？

嫂子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，婉儿咬着嘴唇说。

我去宰了王大头，让他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

不用了，我估计那家伙已让我打死了。

嫂子，你真行！

一看到两人赤身裸体，黄婉儿又要往水里碰。王宏道一把将她拉了过来。

哪你赶快找件衣服我穿上？

黄婉儿连吓带羞，满脸像涂了一层胭脂，分外妖娆。

她停了一会，你让我死吧，我回不去了，王大头死了，我回去也

是死。如这事暴露了，我何脸面见你三哥，不如一死了之，万事大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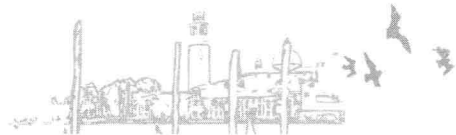
嫂子，我求你不要再想死，静下心来，咱俩再想想办法。

王宏道摇着橹，慢慢向小岛划去。黄婉儿不再执拗，仿佛死之事，已抛诸脑后。她忽然见到那个小岛，觉着王宏道一个人怎么过下去，他是多么孤单，母爱之心让她心里泛起阵阵涟漪。王宏道是多么可怜一个人呀，他还那么顽强活着，我这算啥子呢？

王宏道来岛上，王大头问他，你有什么要求？没要求，把文化室那本《资本论》和《艳阳天》给我就行了。那两本书都很厚，王大头掂了掂像砖头，就扔给了王宏道，说，看去吧，我碗大的字不识一盆，村里留着也没用。其实这时的王大头就害怕王宏道与黄婉儿好，往她家里蹭。只要王宏道能离开金沙滩，走得越远越好。

今天，王宏道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带到这岛上，又是他的三嫂子，光棍一身可吃了她家的饭了。黄婉儿开口了，你赶快给我找件衣服，看我破衣烂衫的。王宏道就给她找了两件男人的衣服穿上。响晴的天，黄婉儿眯上了眼睛，她像做梦一样来到另一个陌生的世界。这世界小小的，只有她和另一个男人。黄婉儿心想，王宏道是个本分人，他绝不会动我的。王宏道心想早晚得想个办法，把嫂子还给哥。

忽然有一天，他听一渔夫讲，王大头活得好好的。王大头那天的船随浪漂到金沙滩，被眼尖的伍老大看到，泼了几瓢水，就救活了。伍老大胆小如鼠，他明明看到黄婉儿上了他的船，也看到王大头满脸是血，昏昏沉沉的像喝醉了一样，但缄口不言。王大头攥着拳头，在伍老大眼前晃着，就脚步趑趄地上了沙滩。王大头多次想掀翻伍老大的破渔船，但一想到他可能看到黄婉儿上了他的船，就只好把他的拳头在伍老大的面前乱晃。有一次还拿了一把杀猪刀子，在胳膊上乱戳，那样子是杀鸡



给猴看，伍老大不寒而栗。

黄婉儿失踪后，王家倾家出动，四处寻找，但就是不见踪影。知道的人都说她过金沙滩赶海去了，再没回来。其实金沙滩这地方，经常莫名其妙的一个人就失踪了。有的被大浪卷走了，有的可能喂了鲨鱼，也有可能扒船逃跑了，从这里到烟台到青岛到韩国都很近。

黄婉儿一去不回，到金沙滩赶海的人渐渐稀少很多。黄婉儿就在竹叶岛上偷偷住了下来。她与王宏道在岛上一起生活，但近在咫尺，却又远在天涯。王宏道碰海回来，一有空就钻研他的《资本论》，研究他的《艳阳天》。他觉着《艳阳天》里面的几个中农弯弯绕、马大炮、马子怀都写得很好。他几次想法要把黄婉儿送回金沙滩，但一听到王大头是个在金沙滩东头跺脚、西头就响的主儿，王宏道意识到把黄婉儿送回去，无疑往老虎口中塞肉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，是万万不能的事。他与婉儿相依为命，俨然成了两口子。看着婉儿这个过来人眉梢眼角都带着欲望，可是王宏道放出的风筝就立马扯了回来，他不能心猿意马。嫂子是王积辉哥哥的老婆，我一定让其完璧归赵，完好无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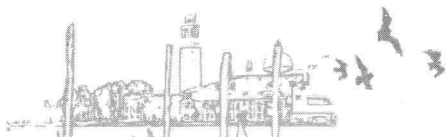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事实却是王大头在金沙滩甚嚣尘上，让王宏道彻底断了这一想头。她在寻找时机把嫂子送得更远一点。当然绝不能让她在荒无人烟的岛上耽搁一辈子，他要把她送到人烟稠密的地方。

当金沙滩十六队的大船兴高采烈下海后，有一天突然泊在竹叶岛旁，准备上载，上淡水。半夜王宏道就拉着嫂子钻进装鱼的后舱。船出海前，后舱是空着的。里面常常放些日常食品，当然也成了王宏道与黄婉儿在海中五、六天的佳肴，他们饭来张口，吃睡在舱里。突然有一天，听到甲板上吵吵嚷嚷的，仿佛到了公海，要下网打鱼了。公海里五行八作，三教九流，有韩国人、日本人、菲律宾人、马来西亚人。

有一天，船上来了几个日本人，呜哩哇啦地说着日语，趴在船缝里，他们清楚看到日本人拿着罐头在船上大声卖弄，渔夫们就把船上的地瓜干酒倒给日本人喝。

后来渔夫们上了日本人的船，他们两个就偷偷爬上了另一条韩国人的渔船。船很大，他们趴在一团渔网后面，两个小时不到，就踏上韩国的土地。

花开千朵，各表一枝。话说船上的渔夫偷偷拿了日本人的香肠，那些日本人呜哩哇啦地开足马力直撵，十六队的大船屁滚尿流，一条鱼没打，就落荒而逃，直到见到金沙滩、银杏树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后来一想，日本人是机器船，我们是风帆，还用开足马力撵，他们这是故意让我们落后的风帆出乖露丑呀。



十六队的大船

那时一个生产队，要有一艘大船，二桅的大风船，那这个生产队也算阔绰了，划成分也算地富了。然而十六生产队是贷款买的，他们是从大北圈那面的生产队买来的。买来后，就急匆匆出了一趟海，结果偷了日本人的香肠，被撵了回来，从此这艘大船再也没到公海活动。

十六队是个穷队，几乎全是贫下中农。他们奔了几年的社会主义，也没正儿八经地过上一天富裕日子。这些贫下中农的老婆们最馋，就想出一个办法买一艘大船。大海是无私自由的，它可把鲑鱼、刀鱼悉数奉献出来。十六队是出名的穷队，这下可愁煞队长刘天树，他左思右想，队里没有一个子儿，有两头黄牛，两匹瘦驴，两匹眼看倒驴不倒驾的骡马，全部卖了也买不来大风船的半个舱位，于是他就求大队书记王二麻，王二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说，我到公社跑跑，兴许能贷着款，给你们买艘大船。船大好使帆，船破还有三千钉，你就等着吧，我到公社跑跑。

款贷回来，船买来了，十六队的婆娘疯了一样，整整喝了三天酒。这个生产队有个怪病，就是吃大家一块吃，乐大家一块乐；临阵坐席一扫而光，他们甚至把花生种都下酒吃了，春天下种时是和第十五生产队

借的，好在金沙滩有二十个生产队，不怕借。

这生产队有一怪人，整天穿着一件破夹袄，游手好闲。这怪人叫王庆丰，队长一吆喝干活，他不是喊脚疼就是手疼；有一次竟然倒在麦地里，口吐白沫，队长傻了眼，就分配点轻活给他干干。他家里就是下来地瓜吃地瓜，下来小麦吃小麦。人家过年，都在吃饽饽，他没办法，只好去借，借东家借西家，借了也不还。来年人家问他，王庆丰，你不还我那十斤麦？王庆丰答应着，晚上就偷去了。他有本事飞檐走壁，这时他脚也不疼，身手敏捷，几米高的墙，轻轻一翻就过去。当然他来到的是十五队的饲养院，那院里围着上好的麦种。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撮了一簸箕，就跑回了家。那麦子淅淅沥沥的一道都是。十五生产队的人按图索骥找到他的门口，他支支吾吾地说，我只借了一簸箕，明年再还，都是公家的，不在那点。可是明年他又把这事忘在脑后，吃过返销粮，他又故态复萌开始偷了。东家的鸡过晌还在院里走跳，第二天一掀鸡窝不见了。西家的草垛刚垛起，第二天一看就失去了半壁江山。王庆丰却坐在炕上喝着小酒，灶里的草在毕毕剥剥地烧着。队长拿他实在没办法，一次问他，你吃了我的鸡，咋办？谁吃了，借的，明年还你。队长住在他隔壁，王庆丰的所作所为，他清之如水明之如镜。他把社会主义领会成就是大集体过活，拿集体的不算拿，偷集体的也不算偷。算是偷怕了，刘天树没办法，就让他带大船出海当把头。这不，第一次出海，他就偷了日本人的香肠，空手而回。书记问他，怎么回事，王庆丰？他答，没啥事，书记，馋呗。

十六生产队的人们真想换了把头王庆丰，可是王庆丰一侃起海来，就没完没了，一拿起锄头就无精打采，他天生是出海的命。有一次，他吓唬那些女人们，这次我在公海里看到一死尸，没腿，肚脐眼被鲨鱼也



咬去了，两眼已成窟窿。那风大呀，一浪就有小山高，再一浪又有两个小山高。狠狠地砸下来，下了地狱，再狠狠地砸下来，又下了地狱，如此，反复十余次。我王庆丰可是浪里来浪里去，不信你让自己的男人去试试，你在家守活寡吧。谁希望自己的男人出海，王庆丰是一条老光棍，他船上还有齐刷刷的十几条小光棍。小光棍家里弟兄多，整天吃不饱，就千方百计讨好队长到船上，以便能吃上鲑鱼饺子，混个肚儿圆。王庆丰躺在自己的光炕上，把魂儿定了定，就领着那帮小光棍又出海了，直到麦黄也没回来。队长急了，他一是等着那十几条光棍回来割麦，二是等着吃鲑鱼、晒鲑鱼片，下麦饭。女人们也急了，他们等儿子，想儿子，好一个壮劳力，放在海里不洗船。

左等儿子不来，右等儿子不来，却来了台风。沙滩一片鬼哭狼嚎，歇斯底里。磕头的，烧香的，拜佛的，呼儿唤哥的，都在等着亲人。有的女人在骂王庆丰不仗义，他没孩子，他愿当绝户坟。

大呼小叫，金沙滩一片狼藉。王大头带着基干民兵维持秩序，他显得非常卖力，自强奸了黄婉儿，他一夜之间感觉自己是个男人了。当看到伍老大的小房子被台风掀翻在地，就赶忙带着民兵帮他正过来；刚正过来，又被掀翻了，再正再掀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伍老大和王大头一样认为，还是社会主义好，要没社会主义，他这房子早被掀进海里了。这一天，有一户人家的孩子没了，几天后伍老大听到一小孩叫，却见那小孩在一电线杆的鹊窝里哭。伍老大像发现了新大陆，疯狂地跑回金沙滩报告王大头。王大头自黄婉儿走后，寂寞得很，正寻花觅柳不得手，就蹭蹭猫爬树一样爬到电线杆上，把那孩子接了下来，左顾右盼地说，都是台风惹的祸，谁家的婆娘也太粗心，孩子都被台风擎到电线杆上，也不来找。正说着，一婆子疯疯癫癫地来认领她孩子了。